

结伴而行

毛时安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的幸运并不在于我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和我相遇，结伴而行的人们。

一个人行路是很孤独的。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夜色中匆匆忙忙的赶路人。我很小的时候，就无数次体验过一个孩子在没有他人的月光下，看着自己长长的影子，听着自己的怦怦心跳，穿过田野、树林、村庄、河流、小桥，旷野的风呼呼地擦过脸庞，几乎小跑回家的路程。相伴作的是漫天的星斗，极透明的自然空气。

和我相遇、邂逅的人们，是那么多，那么多！多得就像满天的星星。是的，他们多得像星星一样，闪烁在属于我的夜空里。他们每个人都是意犹未尽解不完的一个故事一个传奇，都是一片迷人的风景。他们没有由来突然闯进了我的视野我的生活。有的像一片悠悠地飘过，有的像电光石火在眼前一闪，有的像绿皮火车里相对而坐的旅客，在昏暗的灯光下彼此掏心，相见恨晚，却永远消失在了一个偏僻的小站的空气里，有的久久驻留在你的生活中安营扎寨，成了你的亲人……有谁会记得陆家嘴黄浦江拐角的浦东公园，有一棵婆娑的大树。前些日子朋友约我到凯宾斯基大宾馆小坐，目光透过落地玻璃窗，穿过高楼间的空隙，可以看见不远处无声息向东奔流的大江，我又想起了那棵大树和树下年轻朋友们的谈笑、歌声。每次去干湖之国的湖北，都会想起当年因国画周韶华盛情相邀，和美学老人王朝晖一路去荆州的情景。王老那雪山一样银白的茂密头发，智慧而带着儿童般纯真、狡黠的目光，还有吃路边野食的兴致勃勃和妙语连珠地对美味的解读，让人分明感觉到他是一个趣味盎然、把生活热爱到了极致的人。难怪，他能将凤姐写成一本不下决心读不完，厚得不敢读，而读了放不下的书。在荆州招待所，我住王老夫夫妇隔壁。他们俩的呼噜打得真是空谷虎啸一般，有时像轮唱此起彼伏，有时像重唱山摇地动。第二天一早，王老关切地问我，没影响你休息吧？

二十来岁，《白毛女》在沪东工人文化宫演出，我天天去看排练。指挥家樊崇武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艺

术家。坐在他身后，听音乐在他两手上上下下的挥动中起起落落。我有幸认识的第一批“大人物”都是音乐家，指挥家李德伦、黄贻钧、姚范，作曲家邓尔敬、王云阶、屠咸若、贺绿汀……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电影风起云涌之时，我有幸结识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黄建新等等，参加过他们的几乎所有新拍电影的研讨会，都是《文汇报》的著名作家编辑梅朵、罗君主持的。那时这批导演青涩而充满了探索的渴望、锐气。到作协工作后，我有幸遇到了巴金、柯灵、夏衍、王元化、陈伯吹、蒋孔阳、贾植芳和许多上海的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接待过许多儿时心仪的作家张光年、马烽、玛拉沁夫、王蒙、邓友梅、从维熙、鲁彦周、公刘、李泽厚、刘湛秋、刘心武……写美术评论的，有幸认识了山水画家周韶华，北大荒版画的创始人晁楣、郝伯义、上海程十发、朱屺瞻、沈柔坚、贺友直等许多前辈画家。在文艺界工作多年，我更是和无数大艺术家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红色娘子军》第一代的主演白淑湘、杰出的蒙古舞蹈家贾作光、中芭《天鹅湖》50年代的主演赵汝蘅，以及从李默然、尚长荣到濮存昕三代中国剧协主席。

我深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巴（金）老、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贺（友直）先生，不但给了我知识和思想，而且成了我人生人格的坐标。广泛的接触，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学然后知不足——我知道了，人活着不能妄自尊大，自以为如何了不得；我也知道，只要是人，都会有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又难免有人性的弱点。

人活着，不要妄自菲薄。即使大地上一棵卑微的小草，也有它的尊严，也可以用无数绿色的集合去打扮春天的美丽。真的是三生有幸，在一个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也遇到许多平凡的人带给我深深的感动。有一年我住院，开电梯的阿姨发着烧，顶着三十八度的酷暑，一大早从宝山赶到医院上班。我心疼地问她，要紧吗？她带着平和笑意，说，还可以啊。我把一篮水果送给她，她再三推辞不受。小区大堂的阿姨，吃饭的时候，大家相互照看。空闲的时候，她们在小区的草坪边像亲姐妹一样说说笑笑。她们说，我们打工不容易，难过一天，开心也是一天。干嘛要不开心，干嘛要互相算计呢？她们回到家乡以后，我的小伙伴还会不时想起，小王阿姨呢？小陆阿姨呢？我写过工人新村的邮递员、我的同学，还有在贫穷苦难中奋发的上海女孩，他们都令我难以忘怀。

罗马尼亚诗人斯特内斯库动情地《追忆》，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犹如思想的影子。与这些思想的影子相处的日子会过去。但那些影子，时过境迁，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顽强地盘踞、活跃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流淌成了我卑微的文字。

茨威格写过一本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说，之所以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放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我常常觉得，那些在我生活中出现的人们，就是童年在我头顶流泻而过的浩浩荡荡的银河，他们和我结伴而行，一路引导我不敢懈怠的前行。这是自我的精神洗礼。不怕慢，只怕站。

2019.1.1

上周六北京无声无息地迎来了小寒。这是新年的第一个节气，也是入冬以来的第五个。据说一过小寒，马上就要迎来一年中最寒冷的一段日子，然而我偏偏选在那天去看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和影院里稀稀拉拉的人一同做了一场色调浓郁华丽复古的梦中之梦。此前有人醒后大哭，有人醒后大怒，我看完只想：“毕竟是准九零后导演，还是很纯真的，有国内电影少有的孩子气的浪漫。”一高兴，散场后在大马路上光头而未跳足地走了十五分钟，并不冷。

何止不冷。很多和“小寒”有关的诗词甚至其实并不真正与这节气相关。比如古人范成大的“辛苦孤花破小寒”，里面的小寒不过就是初秋微寒。而宋人喻涉《蜡梅香》里的“晓日初长，正锦里轻阴，小寒天气”，则是日长寒轻。许是因为诗词里用得太多，认识的人就有叫小寒的，张爱玲《心经》还写过一个严重恋父的许小寒，直接让高中的我看完就下定决心最好别生女儿。纵如此，书里的小寒想来还是挺美的：

“她人并不高，可是腿相当的长，从栏杆上垂下来，分外的显得长一点。她把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她的脸，是神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小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

张爱玲前期小说容貌描写比后期多，而所有人物里我印象最深的，好像就是这个鼻短眼长的许小寒。可能因为一说像神话里的小孩就想起东洋神话里的日本娃娃，又有点像西方天真残忍的小爱神。

有一年，好像就是2016年，小寒那日恰逢腊八，这巧合不禁让人生出某种愉悦来。是谁说的，无端的快乐常常来自于巧合？人人都迷信命中注定，西人爱用茶杯里的茶叶梗子占卜，中国人则动嘴提及“天时地利人和”。

成年人入世渐深屡遭挫折——用王小波的说法是“不断挨锤的过程”——逢年过节总不无辛酸指望新的一年运气翻盘；料必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和谁同赏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否极泰来。刚过去的元旦里每个人都循

例说了无数句新年快乐，万事大吉。有好些年祝福语极尽花哨，又是图形拜年，又要凑若干句新鲜吉利话普天同庆地群发以彰显与众不同，然而这浮夸风气很快又止的，编来编去还是“快乐”“大吉”“顺利”“健康”之类的大白话来最朴素务实。

小孩都不大信邪，见天抱怨水逆的除少数论文进展不顺利的大学生和失恋中学生，基本都是工作了的社会人。大寺小庙里虔诚进香的，也多是面色仓惶欲言又止的中年善男信女。但我也见过两个最乐观又迷信的成年反例。

一次是从新疆回来，送一块戈壁玉手物件给单位一个女老师，造型平平，她起初不以为意，过了几天中午楼道狭路相逢，向我神秘道：你给我那个石头，唔，别说，还真能派上用场！我打算明天就把它带上！

我一头雾水：此话怎讲？遇到识货的打算出手？我其实买得很便宜……

她用嘴努努自己办公室：我中午不都和她们敲三家吗。最近时运低，连输三天。是时候带块石头在身边“石”来运转了！

过了几天又在楼道偶遇。我关心地问：赢钱了吗？她一脸沮丧：带了——还没赢。便自然生出生内疚来，好像是我的石头不灵，害她输了钱。但她很坚持，据说每天都带，大抵也是一种信念。

还有一个正能量例子就是我妈。若干年前我考研刚完还没出成绩的时候，那年二月她正好去武汉出差，便把我也

从小寒到腊八，中间有一部电影

文珍

带上，公事了结了，最后一天去归元寺求签，提前预测一下考研结果。不料第一支签解出来就是下下签，还让我千万莫往东北北行。

北京正在华北。北气很快就过肘了，编来编去还是“快乐”“大吉”“顺利”“健康”之类的大白话来最朴素务实。

我便老实等她交钱。第二次是中签，签文写什么早就忘记了。好像也有若干忌讳，怕水什么的。

我妈再斜睨之：还不灵。再抽。遂又快快地交了二十块钱。我遂又配合再抽。这次总算中了上上签。又是得财，又是高中，诸如此类。至此她方喜气盈眉；这回可终于准了。

便拉着我飘然而去，连解签纸也不要了，好比打了一场胜仗。

后来每感无力挫败，总忍不住想起我妈这桩往事。我以前常取笑她迷信得大功利主义，骨子里还是相信大跃进式的“人定胜天”，然而她说，我们是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你一有机会就应该好好学，拼命学，才对得起我，对得起你外婆。

也许正是有这种“敬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她才什么都不屑信。另一方面，却又只要能起到一定安慰（麻醉）效果，就什么怪力乱神都敢信，可能因为正好好好学习唯物史观和数理化的大好青春，整个地在工厂里被荒废了。

比如说，她有一次突然说，你养猫其实挺好的。

我说：噢——这太出乎意料了，



笔会

大寒·回家 (油画) 李节平

犹忆“七十年代的斜阳”

鱼丽

未褪香斑”之句，立刻欣然感叹道：“我知道了，这人是寄庵先生入门的弟子沈祖棻。”戴自中这才知晓这位锦心绣口的女词人的姓名和她“沈斜阳”的美誉。他于是写下了一首《鹧鸪天》以致感念：

漱玉清词一代才，乱离愁病只堪哀。十年烽火关山路，都上心头笔底来。寻往事，化尘埃，天翻地覆笑颜开。更从词里求新制，凭假先生妙手裁。

那时，戴自中与前辈文坛大家施蛰存先生多有往来。一次从施先生那里偶然得知，沈祖棻、程千帆夫妇正在上海。他顿时萌发前往拜访的念头。为了不致唐突，他找人写封信介绍。他想到，蒋维崧和程沈二人关系甚好，而老师沈尹默先生和蒋维崧在重庆时候交往甚密，沈尹默也曾是蒋维崧的老师，是篆刻名家乔大壮把蒋维崧推荐给沈尹默先生的。沈先生不仅欣然收蒋先生为弟子，还将多年研究书法的成果《执笔五字法》手书一册给他，从中可以看出沈先生对蒋维崧的喜爱与期待。于是，借着这层关系，戴自中写信给远在山东的蒋维崧，让蒋先生写一封介绍信，自己好去拜访程沈二人。

蒋维崧的介绍信很快就写好寄来了。拿到介绍信后，戴自中喜不自禁，来到施蛰存先生的家里，将蒋维崧信展示给施先生看。施先生一看即笑着说：“去拜访沈祖棻哪用蒋先生的介绍信，我就是介绍信。”一边说，一边将蒋维崧的介绍信搁至一旁。同时，将沈祖棻在上海的住址给了戴自中。施蛰存与沈祖棻早在四十年代就有文字之交，只是戴自中不知罢了。

阳春三月的一个上午，因了施蛰存的介绍，戴自中鼓足勇气，去拜访程千帆和沈祖棻两位先生。在沈祖棻住处，年青的诗人恭恭敬敬地将沈尹默在重庆时抄写的沈祖棻词（卷三、卷四）给了女词人。他只记得当时沈祖棻很高兴，并得以聆听程沈二人的教诲。在戴自中眼中，程先生蔼然，沈先生亲切，竟与他这个晚辈相谈长达两个小时。回来的路上，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慨。夜静闲眠时分，他又开始吟诵这位女词人的词了。

虽然时间遥远，记忆模糊，戴自中已记不清当年拜访的地点，但当时见到的那种愉悦心情他仍然记忆犹新。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传来沈祖棻在返家途中遭遇车祸的噩耗。

在他心中，沈祖棻宛若词仙，有周清真的逸韵，也有李易安的风度，如此才情，却竟遭遇如此不测。他的内心流淌过阵阵忧伤，又怀恋起曾抄录的那些《涉江词》的雅调，慨叹许久，于同年七月十日，作了一首《水龙吟》悼婉这位女词人：

夕阳敛平芜，断肠送却词仙去。清真逸韵，易安风度，才情如许。采取芙蓉，涉江雅调，旗亭传谱。甚从今以后，寻声按律，更谁琢，黄花句？海内声家有数。叹清吟、官商无主。暮秋景仰，一番邂逅，春申江路。噩耗惊心，疑真疑幻，人天终古。剩中宵青涕，伤怀无语，为灵均赋。

在戴自中老师的书房随缘草堂里，听他讲述当年拜访沈祖棻的那段往事，不禁让人唏嘘感慨。那时的青年书家如今已成蹉跎老者，虽已四十余年过去，但戴老师对那“七十年代的斜阳”沈祖棻仍记忆犹永，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褪色。

曾问戴老师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下来，他只是抚弄笔端，摇头不语。不便深问，也许因为当年抄录词集的心绪已化为深深思念，一切尽在不言中。

丁酉年深冬，我曾徜徉珞珈山麓，

闻着一阵阵的罗浮寒香，去寻苏雪林踪迹，也觅沈祖棻旧事。在武大五区，见一对老夫妻蹒跚前来，向他们打听程千帆、沈祖棻，摇摇头说不知，再打听苏雪林所住的特二区的地址，才知现在也已物是人非。幸好程千帆与沈祖棻曾住的九区还在。于是，向九区行进，经过一排排郁郁苍苍的旧公寓楼，七折八拐，穿楼过道，一路走，一路思。最后来到东湖的码头。那时的九区在一位学者的笔下，其实是颇为荒凉不堪的：

小码头在东湖之滨，距离生活区的二区太远，买菜、看病、发信都要走老远的路。现在从二区到九区都有马路相通，两边高楼林立，十分热闹了。但当时进入三区后，两边都是山坡和小树林，越往东走越荒凉，一到晚上，到处漆黑一片……

沈祖棻曾作诗记录在这里居住时的情景：“忆昔移居日，山空少四邻。道途绝灯火，蛇腹伏荆榛。昏夜寂如死，暗林疑有人。……”就是这样的湖边农村，她住了有十年之久，直到去世。

往事如烟，女词人在武大的昔日行踪，已杳不可寻了。辛卯年秋，从山东大学参加李清照国际学术研讨会坐高铁回来。想着山东大学学者王小舒的点评之语，他对“当代李清照”沈祖棻也颇有怀念之情，说起她沉郁多风的词作与志洁行芳的为人。再望车窗外暮霭沉沉的斜阳，脑海里惟萦绕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

2018.9.28

改于沪上清徽小筑

从小到，不喜欢动物的母上一直是我养猫的最大障碍。

她不紧不慢道：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帖子。里面说，猫的能量系数比狗要高好多倍，能给养它的主人带来很大的福报。

我一时哑然。回过神来只能哀号：妈，你信这种鬼话合适吗？

究竟是怎么说起猫的能量等级来的呢？我明明是在说刚过去的小寒节气，以及礼拜天将要迎来的腊八节。去年备的八宝米还没用完，虽然当时在电饭锅里咕嘟咕嘟煮好后香得让人咂舌，可是既然拿了腊八的名头，总像除了这天别的日子不大方便食用似的。

过了腊八就是年。还是小寒和腊八合体那年，记得当晚有很长一段时间朋友圈居然踉踉跄跄差不多十分钟附近到处更新。我不禁想：他们也许都吃得很烫很烫的粥去了。因为烫，所以要尖着嘴唇一直吹气，所以吃得慢，也就没法发朋友圈或者点赞了。那么去年的八宝米今年还能不能用呢？一年一年的节气其实说来都差不多，有些年小寒能赶上腊八，其他年则总差个把礼拜，这也代表什么呢？

但今年依然是还有非巧合的事情。比如前天我刚收到一支栀子花香水，昨天因为要寄一个女友书，顺手就当新年礼物一起送了。结果今早女友满怀深情地告诉我：“我能说我最爱的花就是栀子花吗？小时候家附近到处都是，大街上也有卖的。这些年渐渐绝迹。想想就心驰神往，这香气教人回到小姑娘时代。”

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我只是高兴香水带给她的喜悦比我自己留下要大得多，因为平时几乎不用。一开头说什么来着？“万事万物给人带来的愉快，无不来源于巧合。”完全没有巧合癖的想来是极少的，人人都能欣赏珠联璧合的榫卯之美，大抵因为凡人总是软弱的，所以总希望有影皆双，地久天长。大部分人看到开放式结局的电影，难免有所失落，恨不得亲自重拍一遍才好——话题遂又回到小寒那日看过的文艺片了。为什么大部分人都那么抗拒文艺片呢？

大概也就是平时已经过得太苦了。生命里无从把握的事那么多，心时时刻刻都悬在半空中。无从敲定的合同，拿不准的恋情，明暗未卜的前途，一路跌停的股市，甚至年终奖多少都颇费猜……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电影院跨年娱乐一下，又是烧脑叙事，又是致敬大师，又是草蛇灰线的多重隐喻，“也就只有没事干的文艺青年才吃得消”。

话虽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尤其是男主角罗斌武一直找不到女主角方绮雯，在电影院里睡着后，观众们纷纷戴上3D眼镜，一同进入梦中之深处……罗在山洞里遇到戴着牛头骨的小孩，陪他放下门板打了三盘乒乓球转球才算过关，小孩有像他妈会和万绮雯生下来的儿子，又有点像因自己过失惨死在矿坑里的朋友白猫；他自此彻底放下心防，让小孩骑一辆摩托车带自己走过漫长的一段山路，就像我们每个人孩提时都曾走过的夜路一样漆黑，崎岖，却又毫不可怖，充满似曾相识的大冒险的狂喜。这路上两人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罗斌武：你莫不是鬼呢？哪种鬼？小孩：最幼稚的那种。你又是哪个？罗斌武：我其实是杀手。小孩：怎么样的杀手呢？罗斌武：嗯……最幼稚的那种。毕赣曾在采访里坦承这片子其实非常简单，只是一部关于记忆或曰乡愁的影片。“乡愁总是幼稚的，但电影应该能拍多美就多美”。他也的确做到了。

对话之后，就到了全片我最喜欢的部分。罗斌武被小孩安排坐进一个滑竿里，无比缓慢地驶过并不高的山崖，来到一个营业中的乡村风味台球厅，走进去，就见到了他一直在找的爱人，换了名字，变了造型，但秀丽依旧。紧接着又见到了早年养蜂人私奔的当年的白猫妈妈，替死掉的朋友给她找到了再稚气不过的借口，轻轻原谅了她，并向她要来了最后一块破表，代表所有曾经失去的时间。他最后把“时间”送给了万绮雯，而理应变短的烟花却一直在无人的梳妆台前盛放。此处的和解和放下，记忆的补全与改写，全都发生在梦里，而此前的2D部分却如此酷似我们的真实世界，充满了破碎，混乱，残酷，报复，种种不可解的遗憾与错失。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她的天真和余勇可贾某种程度上和这位年轻导演是多么相似啊——不管日子怎样庸常可憎地一团模糊，随时又可能遭遇未知的风险，但在每个必须作出选择或寻求出路时刻，都可以在宽容各异的那个十八罗汉面干过的那样，瞅一眼那个槽心的下下签，霸气地冷哼一声：

这签不准，重来。

写于2019，小寒腊八之间